

挥一挥手

□孔祥秋

有些莫名其妙，我忽然想到，活了这把年纪，可曾向谁郑重地挥过手呢？

人这一辈子，告别那么多，的确有那么多的挥手，就算是公园偶遇、街头擦肩、小聚后散去，难免也会挥别一下。可是这些礼节性的挥手，总是那么草率、那么随意，少了认真在里面。

挥一挥手，似乎是客套性的俗套，成为日常的必须。俗了，也就无味。其实，挥手可与茶比浓，可与酒比深。

古人对于挥别，似乎要庄重很多，大都赋予了深情。路口、码头、城门外、长亭或短亭，可茶可酒。其实有酒没酒都会醉，没酒那一定有明月，没有明月那就有春风或者秋风，有滚滚的沙砾更好，一壶烧嗓子的老酒，一口下去，老泪纵横。

那人背了伞，步履匆匆；那人骑了瘦驴，蹄声轻轻敲击街上染满寒霜的石板；那人乘了马车，车辙曲曲折折碾了路上的泥尘。古人挥别，成诗成词成佳话。送杜少府、送李曹、别董大、送孟浩然、送汪伦、送友人种种，如此多的挥别，却从不轻易。与山也别，与水也别，最是这与人别，一唱三叹。

古时候车马慢，两个人是很难见一面的，他们怕别无可别，大抵是因为这个缘故吧，为此每一次挥手也就这么情深。

近代人的挥别，首先让我想起来的是《再别康桥》，徐志摩以别桥之名，倾诉别人之痛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

如此浪漫的情感，谁知竟然一语成谶。离别时，他的确没带走一片云彩，却带走了陆小曼的所有绚烂，这以后的日子，她素衣素食素行。

徐志摩登机前，陆小曼正沉溺在自恋的欢歌里。作为交际界的名媛，陆小曼有过太多太多的挥手，却错过了最应该挥一挥手的一刻。她，从此别无可别。

前天，我实在有些疯狂，竟然早起三点，和朋友驱车近二百里路，去外地拍花。临走的时候，和妻子说好九点就回来。

那片野水野泥间的花，的确有些惊艳，但也没到让我痴迷的地步，也就很快生了往回返的念头。这时候，忽然有一群牛闯进了我的视野，我稍一愣，相机的焦点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牛群，从长长的堤坡上，到深深的杨树林，再到那片大大的水塘。

日头高升，天地一片炙热，这群牛陆陆续续踏上了回村的小路。我下意识举起了手，向归去的老牛和牧人挥别。站在那里，我的手久久不愿意放下。

手机轻响，妻子用微信发来一句话：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”妻子懂我喜欢花草，时间早已过了九点，她并没有催促，却用这话让我安心。她实在没有想到的是，让我缓缓归的不是那花开，却是一群牛。

小时候的老家有一大群牛，野野的沟坡边，父亲的长鞭时不时在空中炸响，惊得一片一片苦菜花开。童年的牧歌就像眼前这群牛在这晴日下逆光里的影子，只有黑白，看不真切，似有若无。

好久没回老家了，我怕老院子那荒凉的景象使我心痛，更怕离开时不知道该如何告别。可以向老屋挥手，可以向小巷子挥手，可最应该挥手告别的那些人呢？那个拄了拐杖、倚了大门口的槐树才能站直身子的人呢？那个坐在村口碾磨上、闷头抽着烟又一声声咳嗽的人呢？其实，我何曾向他们挥过手，哪怕是心不在焉地挥一挥手？

村西远远的农田里，那座瘦瘦的坟上已经荒草漫漫。

谁是你挥起手再也不想放下的牵挂？谁是你放下手却再也没有机会挥别的那个他？谁是你没有挥手却最应该挥一挥手的人？

风起荒野，我望向远方，眼前的路可以往故乡去，也可以从故乡回，但是心头却涌起了说不出的伤感，泪水悄悄地流了下来。世间有些路，是再也走不通了的。

别无可别的时候，实在是让人肝肠寸断。



盛夏虫鸣

□吴海贝

暮色初合时，蝉声便像退潮般渐次隐去。瓦檐上的暑气尚未散，月亮已经从杨树梢头浮起来了，我摇着蒲扇坐在老藤椅上，听着满院的虫声自地底涌上来。

院角的金钟花最先震颤。那声音纤细如游丝，起初以为是风过叶隙，直到第三声才听出端倪，是金铃子在试弦。这绿袍小“琴师”总爱躲在暗处调音，两根触须在月光里轻轻摆动，仿佛指挥着整个夏夜的声部。祖母曾说，金铃子原是天上司晨的仙子，因贪看人间灯火误了时辰，被贬作秋虫，每到更深露重时便拨动冰弦，自伤身世。

墙根下的碎砖堆忽然炸开一簇急雨，是油葫芦在打拍子。这小东西最是性急，前足叩击石块如快板击鼓，尾音里还带着金属的震颤。十年前我尚能分辨出它们的族类：圆翅者声沉，长翅者调高，翅膀若透红的必是善斗之辈。

竹篱笆上的牵牛花忽然簌簌摇动，纺织娘登场了。这银甲将军的鸣唱最是奇诡，仿佛有人将铜簧含在舌底震颤，又似纺车吱呀转动的余韵。记得祖父的线装书里夹着干枯的纺织娘标本，薄翅上的脉络仍清晰可辨，像封存着某个凝固的夏夜。他说此虫最通灵性，若在秋分前夜听得三声连唱，便是丰年的吉兆。

井台边的青苔泛起细浪，蟋蟀的男低音自地宫深处传来。这暗夜的掘土者惯用胸腔共鸣，声波贴着地皮蛇行，震得凤仙花粉簌簌而落。母亲

总说蟋蟀是土地爷的账房先生，它们在地下敲打算盘的声音，原是在计算人间五谷的收成。那年暴雨冲垮田埂，我亲眼见过蟋蟀洞窟里的储粮室，细土夯筑的仓廩竟如蜂巢般精巧。

最妙的当属露水渐浓时的天牛唱和。这些黑甲武士顶着月牙长戟，在梧桐树干上叩击。笃笃笃，甲壳相撞的脆响裹着木质的沉香。祖父教我辨过它们的语言：单音是求偶，双音是示警，三连音则是宣战书。

子夜时分，所有声响忽然沉寂。风掠过晾衣绳上的衣服，发出空空的叹息。这时东南角的栀子花丛里飘出一缕游魂般的颤音，是寒蝉在试啼。这薄命歌者的声带浸透了疲惫，每声长吟都拖着长长的尾韵，仿佛要把整个夏天的光热都吐出来。

忽有流萤撞破夜色，虫声复又鼎沸。金铃子的冰弦混着油葫芦的铜钹，纺织娘的纺车织就声的锦缎，蟋蟀的算珠噼啪作响，天牛的更漏滴答应和。这宏大的交响里，我听见蚯蚓在泥土中翻身，听见壁虎尾巴扫过粉墙，听见露珠坠地时摔碎的清响……所有的生命都在振动，月光成了导电的弦，大地化作共鸣的箱。

东方既白时，最后的歌者收起翅鞘。晨露在草叶间滚动，像昨夜散落的音符。我忽然懂得祖母为何总在霜降前夜，往院角撒一把新米，这些地下天上的歌者，原是用生命在替人间丈量季节的深浅。

诗三首

□王振千

水珠

斑斓的宫殿
立在
荷叶上

风过珠落
蜻蜓疑惑
太阳刚给装修好
被谁
抢走了

树荫

夏天
送的礼物

请太阳
转给你

蝉鸣

从枝叶间
挤出来
钻进湖里

鱼儿
跃出水面
感谢

